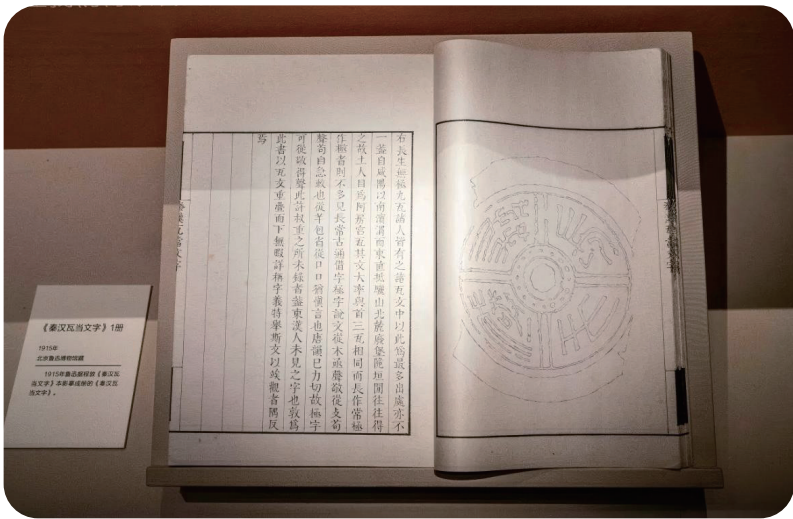


# 鲁迅与瓦当艺术

□ 董莹楠



1915年鲁迅据程敦《秦汉瓦当文字》本影摹成册的《秦汉瓦当文字》

瓦当，俗称“瓦头”，是指中国古代建筑中覆盖建筑檐头的筒瓦前端的遮挡，其材质主要是灰陶、琉璃和金属等。瓦当能够保护木制飞檐免受风雨侵蚀，延长建筑物的使用寿命，同时能够美化建筑物的外观，既有保护功能又具装饰作用。瓦当产生的历史悠久，文献记载夏朝已经出现瓦当，考古发现周朝大型建筑中瓦当使用普遍，是我国古代建筑独具特色的重要部件。瓦面的装饰图案和文字彰显了礼制思想和民俗内涵，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状况，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文学巨匠鲁迅非常关注瓦当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他曾多方搜集瓦当拓片和相关文献，并进行研究考证，给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文物资源，也为瓦当的历史文化研究作出了贡献。

人们广为熟知的鲁迅，是以小说、散文、杂文和翻译作品闻名，而事实上他不但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作家、翻译家，还是一位收藏大家。他的藏品中除了大量图书之外，还有大量的石刻拓片、汉画像、瓦当、古币、古砖、陶俑等文物。北京鲁迅博物馆现存他收藏的历代金石拓片5100余种6200余张，其中瓦当拓片有169种300多张。

从1912年鲁迅来北平到教育部任职，至1918年创作《狂人日记》开始“一发而不可收”地创作小说之前，他的很多精力都用在收藏拓片、抄古碑和研究上。其中对瓦当拓片的收集，主要始于1915年。鲁迅在日记中对一些瓦当拓片的所得来源与花费情况进行了记录，其中主要是在琉璃厂购得，如1918年3月25日，“午后往留黎厂买未央阁瓦拓片一枚，券一元”；1918年9月28日，“午后往留黎厂买瓦当拓片卅（40）枚，币六元”；1919年2月16日，“在德古斋买端氏所藏瓦当拓片卅二枚，券二元”……此外，鲁迅的朋友们知道他有搜集拓片等古物的爱好，也有人赠送给他一些，如1932年7月11日，“上午得静农所寄古燕半瓦二十种拓片四枚”。鲁迅收藏的拓片大部分钤有“陶斋藏瓦”印，“陶斋”是清末大臣端方的书斋号，这些拓片便是从他家里流转出来，被鲁迅所购得。

鲁迅收藏的瓦当及瓦当拓片图案种类很多，包括云纹、动物纹、文字纹、树形纹、山纹和花纹等，字体主要是篆书，战国燕下都山云纹瓦当拓片、汉白虎纹瓦当拓片都在其中。图

案总体以文字纹居多，这是汉代瓦当的一大特色。这些瓦当文字字数不等，最少的1个字，多者有12个字。常见的有“千秋万岁”“长乐未央”“与天无极”“汉并天下”等。

鲁迅不但千方百计进行收藏，还遍寻各种著述版本对瓦当进行摹写、考证和研究。1915年3月19日，鲁迅向学者钱稻孙借来程敦所著《秦汉瓦当文字》一卷二册。《秦汉瓦当文字》是一部很具金石学研究价值的著述，其著者程敦是清代金石学家，安徽歙县人，曾向婺源江永学经学、向桐城刘大櫟学古文。程敦耗时多年，在多方寻访搜集文字花纹瓦当的基础上著录了《秦汉瓦当文字》一书，书中对所收录瓦当铭文的释读、年代、所属官殿名称、位置的情况介绍等都有考证。鲁迅借到书后，于3月29日，“夜景写《秦汉瓦当文字》一卷之上乞，自始迄今计十日”。随后开始影摹《秦汉瓦当文字》一卷下，1915年4月10日，“晚写《秦汉瓦当文字》一卷之下乞，计十二日”。前后共用22天时间，完成了该书的摹写，临摹图案141幅，抄写目录、序、瓦当考证资料等71页，近万字。内容丰富，文字端正，可谓下了大功夫。

在鲁迅的藏书中，除了程敦的《秦汉瓦当文字》外，还有端方的《陶斋藏石记》、王昶的《金石萃编》、翁方纲的《两汉金石记》等，其中端方的著述颇受鲁迅重视。端方既是清朝重臣，也是金石学家，他的金石学研究和金石收藏在晚清士大夫间享有盛名，著有《陶斋吉金录》《陶斋古玉图》《陶斋藏砖记》《陶斋藏印》等。鲁迅从他著的《陶斋藏石

记》中抄录了瓦当目录6页，还在自己拟写的《汉画像集》目录中，把瓦甕（三卷）编到第七章，但后来由于“材料不完，印工亦浩大”，而没有完成。

瓦当集合了绘画、书法、雕刻等工艺，上面的文字和花纹图案不仅具有丰富的历史信息，还饱含艺术和美学价值。对瓦当的收藏和研究也自然影响到鲁迅的审美观念以及他在美术方面的设计和创作。1917年，鲁迅应蔡元培邀请，设计了北京大学校徽图案，采用的就是传统瓦当的形象。图案以篆体的“北大”两字为主体，上下排列，左右对称，构成一个圆形。上部的“北”字是背对背的两个人像，下部的“大”字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构成了“三人成众”的意象。徽章采用中国印章的格式构图，线条规整，结构紧凑，此设计展现出浓浓的中国传统文化韵味，自设计之初就成为北大的鲜明标识，目前的北大校徽就是在此图案基础上丰富和发展而来的。

为什么鲁迅对收藏和研究包括瓦当在内的金石拓片等古代文物倾注大量心血？这首先要从鲁迅的人格、学养和志向中寻找答案。鲁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批判者，但他在对封建文化痼疾进行抨击和解剖的同时，又以顽强的毅力、严谨的态度、持久的热情从事传统文化的研究，因此他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卓越继承者。

兴趣中隐含热爱。鲁迅自幼学习经学，后师承章太炎学习文字学，对金石、古文字颇有研究兴趣。鲁迅认为，要了解我国古代社会的风俗、习惯、典章、制度，除了看书，还要看些画像、碑文之类形象的东西。他的

每一件藏品都反映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深厚情感和对美的独特追求。瓦当虽小，却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等方面都有着相当重要的价值。因为热爱，他对包括瓦当在内的这些藏品的研究始终严谨细致，而且成果斐然，撰写和出版了大量很有价值的学术文章和专著。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评价鲁迅，说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遗烈，“爱搜罗古物，辑录逸书，校订典籍，严格地遵守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鲁迅早年时“曾拟编中国字体变迁史及文学史稿各一部”，但后来没能完成。他对瓦当、石刻等的搜集和考证，以及对《秦汉瓦当文字》等著述的摹写与研究，都是为著中国字体变迁史而做的准备。1927年，鲁迅在中山大学任教时，准备教授的科目就有中国字体变迁史，他在金石学方面的研究也是很有开拓性的。

执着中饱含情怀。鲁迅的收藏是有志向和情怀的，许广平曾经说道，研究墓圪古物的人们，不惜重资收买，保存起来，堆满许多房间，仍然保存而已，充其量古董家而已，先生不肯这样做。如有所得，必先想想对大家有没有好处。鲁迅对瓦当的收藏不仅是对个人兴趣的追求，更是对文化遗产的一种保护和传承。鲁迅曾经说过，“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

鲁迅始终是谦虚的，他在《且介亭杂文》集序言中评价自己的杂文作品：“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而事实上，无论是他收藏的瓦当拓片、有关瓦当的书籍，还是他手摹的《秦汉瓦当文字》，以及其他文物珍品何尝不是如此，既是他进步的学术思想和历史观念的见证，也为后世研究古代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淮河依旧浩荡汤汤东去。渡口新架的混凝土桥横跨河面，在汽车轰鸣声里，我恍惚间仍能听见木槌拨开水面的哗啦声。那些混着黄沙、泪水与欢笑鼓点，早已深深扎进皖北的厚土，如同麦苗的根系般汲取着岁月养分，又在每个春天萌发新绿。

暮色浸染时，对岸次第亮起的霓虹灯，恰似当年老茶棚里摇曳的煤油灯，柔辉漫过新糊的鼓面。鼓点声声，似从时光深处叩击而来，轻轻晃醒沉眠在血脉里的乡愁——那是淮河浪涛与花鼓节拍共同谱就的永恒乡音。



“五一”假期与三五好友自驾出行，顺着依潞河而建的河边公路一路蜿蜒向西，路旁月季花争妍吐艳，柳絮如雪飘飞，河中流水潺潺，远处群山叠嶂，不久便来到此行目的地——独山镇苏维埃城。

独山镇，隶属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地处大别山脉，因镇东南有座独山而得名。这里曾经走出了16位新中国开国将军，享有“一镇十六将，独秀大别山”之美誉。在独山镇的闹市区有一条红军街，在西街和中街两侧错落分布着9处苏维埃时期县级机构旧址，当地人亲切地称之为苏维埃城。

在红军街东入口，我们一行人下车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高大的三门牌楼，顶端采用青石雕刻工艺刻写的“独山苏维埃城”六个红色大字，看上去气势恢宏又庄严肃穆。走进红军街，我们最先来到牌楼北侧的六霍起义纪念馆。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独山镇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重要地区，曾是皖西苏区首府所在地。1929年11月8日，中共六安中心县委领导人舒传贤、周狷之、吴干才、朱体仁等带领独山镇附近15个乡镇千名农协会员和赤卫队队员，发起了独山暴动，打响六霍起义第一枪。随之相继爆发了西镇暴动、桃源河暴动、白塔畈暴动、徐集团起义、头陀河黄尾河起义、大化坪舞旗河暴动、六安南山暴动等，这些发生在六安、霍山地区的一系列起义史称六霍起义。六霍起义是鄂豫皖边区继黄麻起义、商南起义后又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起义后组建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三大红军主力之一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师，初步创建了皖西革命根据地。独山镇上9处苏维埃时期县级机构旧址正是这一时期留存下来的。

顺着青石板铺就的红军街放眼望去，整个街道的房屋都是典型的徽派仿古建筑，灰砖墙、木结构、砂瓦屋面、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兼收大别山民居特色和徽州民居风格。走在干净整洁的街道上，沿街店铺林立，有传统工艺与非遗体验，也有特色小吃和特色民宿，还有农副产品与文创产品。

从六霍起义纪念馆出来，向西步行约400米，便来到了9处革命旧址中的第一处——六安县苏维埃俱乐部。这是一座建于清朝中晚期的建筑，原为火神庙花戏楼，分上下两层，上层是戏台，下层是看台。当年这里经常举办革命歌舞演出、政治演讲、画展、识字班等活动。接着，我们先后参观了独山暴动指挥部、六安县赤卫军指挥部、六安县苏维埃政府旧址、六安县革命法庭等8处旧址。每到一处，我们都仔细观看历史资料、革命遗物，了解当年的革命斗争情景。在六安县赤卫军指挥部旧址里，有一座车厚桥烈士的半身雕像，前来参观的人们纷纷向烈士雕像鞠躬致敬。车厚桥就是本地人，他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1927年加入农民协会，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初夏，六安中心县委决定将地方零散的红军赤卫队合编组成六霍赤卫师，以保卫苏区、打击敌人，由车厚桥担任师长。他先后率领赤卫师夜袭落地岗，包抄大埂店、独山寺，巧取龙门冲，大战柳树店，接连打了许多胜仗。1930年秋，国民党六安县政府纠集地方民团1万多人，趁主力红军西进时，大举进攻苏区，车厚桥率领六霍赤卫师奋起迎敌，终因敌众我寡，被敌人围困在龙门冲大山里40余天，在下山突围时不幸被捕。车厚桥被捕后，路过家门时对其叔父高喊“侄儿不投降、不自首、不叛党，在共产党领导下，二十年后革命一定成功”，

# 小镇上的苏维埃城

□ 盛永胜

最后被活活钉在六安城门上，牺牲时年仅24岁。许多独山儿女为了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牺牲时年仅20岁的方永乐、25岁的朱体仁、26岁的许希孟……读着这些烈士姓名和生平事迹，一个个鲜活人物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他们的英勇行为仿佛发生在昨天、发生在眼前，他们的革命精神长存。

行至红军街街尾，沿着南头山台阶拾级而上，便是六霍起义纪念馆。塔碑正面雕刻着邓小平在1982年亲笔题写的“六霍起义纪念馆”七个大字。塔后的浮雕墙上雕刻着迎风飘扬的党旗、光芒四射的五星、举旗冲锋的农民兄弟等内容，生动刻画出当年的战斗场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独山境内有6000余人参加红军，新中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有530多人，走出了16位开国将军。每年都有很多党员干部来此接受党性教育，每逢清明节当地群众也会来此祭奠英烈。

站在南头山之巅俯望，整条红军街宛如丝带，9处革命旧址璀璨夺目，苏维埃大桥红星闪耀……现如今，独山镇坚持走以红带绿、以绿促红、红旅融合的绿色发展道路。独山革命旧址群被列入全国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和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独山镇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六安瓜片的核心产区，种植茶叶6万余亩、油茶3.5万余亩，2016年荣获首批中国特色小镇称号，小镇人民不仅如期脱贫，而且生活越来越红火。

驻足西潞河畔，独山脚下，我的耳边响起了皖西人民创作的《八月桂花遍地开》民歌，它仿佛诉说着独山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告慰着革命先烈永垂不朽的忠魂，祝福着革命老区人民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 凤阳花鼓戏

□ 谢正义

淮河的总是清澈的，像一条透明的蓝绸子，静静地躺在大地的怀抱里。少年时代的我，常在渡船的甲板上数波纹，看它们打着旋儿追上船尾，又突然散成细碎的银箔，于阳光下闪烁。那时节，摆渡的老艄公总爱用竹篙叩击船帮，梆梆的声响混着水浪，倒像是给远处传来的花鼓声作和。

安徽凤阳县城东门外的老茶棚，自我儿时起，便是花鼓戏最热闹的场子。记得那时最习见的场景便是褪色的蓝布棚顶支在歪脖子槐树下，茶碗磕碰声里，忽地响起一串脆生生的鼓点。双条鼓的红绸带翻飞如蝶，击鼓的妇女鬓角插着绒花，眉目上着彩妆，但唱腔中却透着苍凉：“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老人们说，这调子六百年前就飘在洪泛区的风里。明太祖“龙兴之地”，却成了“三年恶水三年旱，三年蝗虫灾不断”的苦焦地。饥饉岁月里，逃荒的凤阳人负鼓流浪四方，鼓面彩绘的牡丹早被风沙磨成深黯色，唯有鼓腔里藏着的呜咽，在九腔十八调的辗转中，愈发显得苍凉幽远。

犹记几十年前的一个腊月，观草台班子演花鼓戏。旦角身着褪色戏衣，水袖轻扬，似要卷来漫天雪粒。她们踩着“风摆柳”的步子，虽扮作逃荒妇女，唱腔里却也委婉动人：

“小小鲤鱼红口鳃，上江游到下江来。”老生以沙哑嗓音接唱道，“三皇五帝到如今，哪个看见鱼咬鳃”，满座老茶客闻此，皆跺脚喝彩，声震茶棚。

花鼓戏之妙，尽在这濃郁的泥土气息中。它没有昆曲那般婉转细腻的水磨腔，也不同于京剧规整的程式，而是将犁地撒种等田间劳作的姿态，融入演员的身段之中。舞台上丑角顶着高粱秆扎的髻口，念白里掺着皖北土话，逗得台下晒得黝黑的庄稼汉喷出早烟圈。内容多是传统花鼓戏中常见剧目，如讲述民间故事的《罗鞋记》《压裙记》等，虽说是一家长里短，却偏偏在苦中嚼出欢乐来。

某年秋汛后，我在凤阳县城隍庙戏碑旁，遇见个修鼓的老匠人。他正往鼓腔上糊新牛皮，说这手艺传了十二代。“早年间用驴皮，声音哑；后来改蒙蛇皮，透着悲；如今这牛皮鼓面最吃得住劲。”老人伸出那双布满老茧、骨节凸起的手，缓缓抚过鼓身，感慨道：“你且细听这‘十八番’鼓点，疾时如万马奔腾踏碎尘烟，缓时似春雨润物轻叩心门，哪一段不是老祖宗光着脚板，在黄土地上一步一步丈量、在岁月里千回百转摸索出的活计？”

鼓钉深深掘进杨木鼓帮，像钉进土地里的麦茬。我看见褪色的鼓面上叠着层层墨迹，那是历代戏班留下的

记号。某个角落歪歪扭扭写着“光绪廿三年腊月廿四，宿州东关”。随着墨色悠悠洇散，竟似在时光褶皱里，悄然浮现出从前凤阳人颠沛流离的路途，浮现出寒夜破庙中那簇为暖鼓面而生的微弱火堆，那燃动的火苗于昏暗中明明灭灭，低诉着人们的悲欢与执着。

去年端午回凤阳，正逢非遗展演。年轻演员革新了双条鼓的形制，鼓槌缠绕着彩线流苏，起落间如凤凰翩然振羽。电子屏同步映出流动的唱词，老腔中融入环保、扶贫的时代新韵，令人恍见传统与现代在鼓点中撞出璀璨火花。最动人心魄的是那曲《淮河新谣》，古筝的清越与花鼓的沉厚遥相和鸣，竟迸发出铁臂锁蛟龙的气贯长虹，将新时代治淮的豪迈气魄娓娓道来。

散场时，恰遇当年茶棚里的老旦，她正握着小孙女的手，悉心传授“花鼓灯”的技法。孩子手腕间银铃随腕动，清脆声响里，眉眼间尽是灵动，顾盼生姿。“如今日子舒坦了，这鼓声不需再诉愁肠。”老人将鼓槌郑重放入孙女掌心，指尖摩挲着鼓面陈年的纹路，“但咱们得记牢，当年这鼓点是如何踩着淮河水患，从苦难中一步步蹚出活路的。”此时暮色正漫过青砖黛瓦，鼓槌上的红绸恍若一条贯通古今的红线，从岁月深处向未来飘动。